儒宗理要

張子序

能鱗祖貫關中來燕者八世按譜則鱗爲
先明公橫渠先生十七世孫也鱗以後裔讀先人書宜無容贅一辭然昔子思子何嘗不表章仲尼雖家學亦道統也豈有嫌疑引避於其間哉先生登嘉祐進士行實槩見本傳獨其得道統之正不敢不少贅焉者先生自范文正公勸讀中庸遂究極六經皐比講易有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之嘆當是之時雖有周

子開其先然周子居道州學問不相及又先先生卒豈有人焉爲之發明指示於其先哉昔史臣稱周子不由師傅默契道妙能鱗於先生亦云雖其所著諸書與周子稍有安勉之分然讀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善於言仁使學者曉然知萬物一體之學呂晦叔曰學有本原寔其然乎讀正蒙而天地陰陽鬼神郊禘皆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讀經學理窟諸書其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記

之類皆討論精確令可舉而措之施行司馬溫公曰

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可復三代洵非過矣其他

若語錄文集拾遺一字一句皆可想見當日左編右

簡俯仰思俯讀之誠惟易說一書全書自備但五子中

旣有通書易傳又有本義理可相通非敢去取也抑

更有進者呂與叔曰苦心力索是橫渠之學則先生

之爲先生其艱深刻苦與周子不同者人皆知之矣

其超朕自得直造精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如性之一字自孔子以相近為言孟子以無不善為言雖大旨若一而後賢紛紛之說究不能得其旨歸惟周子以形生神發推明理氣之由而先生亦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即周子理氣之旨也後儒知性分理氣出於程子本於周子而不知當時有未見周子而直與周子同其悟者又有先生在焉豈非超然自得者乎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

先生與周子之謂歟先生嘗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呂與叔之狀先生曰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鱗不敏不克紹明祖德亦惟就前人之所表章而序之云爾

後裔能鱗敬書

本傳　　　　　　　　　　　宋史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傍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卽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

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禮以孔孟爲法黜怪妄
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
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
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
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
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
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䘏詔
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
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云云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
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二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
從祀孔子廟庭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卷之四

經學理窟上

喪記

卷之六

語錄

文集

拾遺

休遊
文集
猜疑
卷之六
要晴

張子卷一

後裔西山熊賜履纂輯

西銘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

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位。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位。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渾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

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

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狗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

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

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

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

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

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

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于編俾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巳巳晦翁題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巳其地位巳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巳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得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

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

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

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

有德之言說自巳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

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

儒者都無他見識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

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

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

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

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游酢得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卷一終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正蒙上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淸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

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狥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

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

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

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

猶人一寤寐而魄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

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旣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

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

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

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

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

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

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

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

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闔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

也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

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

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

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

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温凉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形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

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屬類也厭足也攻取之性卽人心飲食臭味亦氣質之性知德者但取厭足不以嗜欲累其心而已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

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此與周子幾善惡之言互相發明後世論性無出于此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

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性是以其一定者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言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
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私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
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
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

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非謂不當勉也勉而後然是與性爲二猶未純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回邪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象物也如好樂者心好色者亦心樂與色物也因物而知吾心之好若狥于物及喪吾心之好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耳目所知者物，心所知者理，以理處事，故知之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已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天即道也工夫在一能字道能體身即能體物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

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致推極也足僅足也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

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中謂時中止其中者大而能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
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
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
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
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
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

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非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此言順理徙義爲窮理精義之本而窮理精義又爲資深習察之本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

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無欲無惡但知責己自脩也上四句見坊記

行之篤者敦篤乎云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善或流於不當徒是或失於兼愛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說命遜志時敏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民物皆吾子也而以誠信感化之衆好所謂善也而相輔翼上進則吾儒者之教行也